

試馬江湖

下

(台灣) 卧龍生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试马江湖

卧龙生 著

(下)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第十四回 隐居七载恩仇聚 洗涤庄主娶爱妻

秦快因激动而面部扭曲起来，神色痛苦而愤怒，丁媵看了心惊不已，张口结舌道：

“秦大哥……求你……镇定点……我……我会怕……”。

秦快废然长叹一声，歉意的望她一眼，以掌支额不语，丁媵有见于此，小心道：

“秦大哥自个儿也不说骆乔鹰寻不着你，何苦烦恼？即使他找来，你不愿出面助他，他又能奈你如何？”

秦快不带丝毫笑意的牵动唇角，道：

“‘洗涤山庄’与‘龙凤阁’的争斗是势在必行，在下是关键人物，他们肯放手？果真如此，如何统领一方，令属下心悦诚服？”

“骆乔鹰自来维护你，不会如此绝吧？”

“七年不是短日子，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性，况且多年不见，再深的感情也淡了。”

丁媵心中不服气，却不敢说出来，她不服秦快认为时间会冲淡人对人的感情，若真是这样，她何苦花费二年的时间寻访他？

她不好意思说出来，秦快却替她说了：

“当然，我们的小丁媵是特殊的，在下也意外得紧。”

不等丁媵脸红，忽又低声道：

“老刘出来了，这事别让他知晓，免得又听他嘀咕。”

丁媵心中一惊，他并没有听得任何丝微的脚步声响，可见

刘通包修为极好，也不得不佩服秦快修为较她深。

果是刘通包捧着一只托盘出来，上头摆着一大一小两只青花碗，均尚冒着热气！刘通包满面含笑将大碗摆在秦快面前，小碗递给丁媵，笑嘻嘻道：

“莲子汤趁热好喝，秦少爷，请用吧！”

秦快乍遇故人心中欣喜，表面冷漠是环境适然，当然还是有点顾忌，并非真的讨厌丁媵，所以心怀舒畅，也着实觉得饿了，不等刘通包招呼，拈着汤匙就待食用，嘴里正想开口称谢，刘通包的言语却令他一惊，放下调羹诧异道：

“刘老板称呼俺什么？”

刘通包怔了怔，陪笑道：

“秦少爷今天是怎么着？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。”

秦快冷笑一声，反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制住刘通包腕脉要穴，刘通包动弹不得，也挣扎不脱，怪叫道：

“你疯了，秦少爷，我刘通包那里得罪了你？”

秦快点了他“软麻穴”及“哑穴”，将他推倒于地，向厨房奔去了，丁媵也看出有异，身子一动，秦快已喝道：

“看住他！”

人也消失在厨房中，不一会，只见秦快冷着脸出来，不发一言，开弓就给地上的刘通包十七八个大耳光子，解开“哑穴”，一字字道：

“人呢？真的刘通包呢？”

地上的刘通包一怔之后，继而大笑道：

“好个秦快，居然一眼就看出我是假冒的，你是第一个令我害怕的人，难怪庄主欲与你为友，担心你成为敌人。”

秦快试着平静心情，以一贯散漫的语气道：

“贵庄主赏脸了，姓秦的无财无势，也无争雄野心，真不懂

你们可以找上门？”

那人自然不是真的刘通包，被打耳光也不生气，笑道：

“你也很会装傻，这点恐非庄主始料所及。”

“在下是实话实说。”

“真的不知我们来此的目的？”

秦快不置是否的道：

“贵庄会姓骆？当今也只有这一位庄主请得出你‘千面人杰’洗上谦，对不对？”

那人放怀大笑，以十分欣赏的眼光打量秦快，好一会，才有点感慨的道：

“看到你，我不禁兴起隐退江湖的念头，怀疑自己是否不中用了？居然被你一眼瞧穿，不知那里落了破绽？”

沉吟半晌，秦快方道：

“贵方寻在下多久了？”

“二、三年总有，但一丝结果也无，后来丁姑娘也在寻访你，庄主认为偷儿们对于找东西有一套，找人该也不差，于是派人暗处盯住丁姑娘，果然不负所望的见到你。”

秦快瞄了丁嫣一眼，丁嫣脸色煞白，恨声道：

“骆乔鹰居然变得如此卑陋，真不值以往同他相交。”

“他也有他的苦衷。”秦快道：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赞道：

“还是秦公子明理！不知可否告之我那儿惹你生疑？”

秦快毫不隐晦的道：

“此地百姓无人晓得在下姓名，只有老刘知道，他绝不会出口称呼在下‘秦’少爷。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不住咒骂刘通包：

“该死的，都是他教我这么称呼，好奸诈的东西！”

“彼此而已，阁下也别骂人了，开出换人条件吧！”

“他对你很重要？”

“贵方总不会蠢得掳去一名普通酒保用以威胁在下吧！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呆坐一会，道：

“跟你合作很愉快，不用拖泥带水，九拐十八弯，不错，我们查出六年前你曾救了一位姓刘的江湖三流脚色，接着二人一同失踪，丁姑娘找上‘太白居’，跟在后头的敝方人立即查出老板姓刘，而且六年前来了一位怪人，几番查证果然是你，唯恐再生枝节，遂冒了刘老反面貌出现，却因时间匆促，被那老小子耍了一记。”

秦快冷漠的接下去道：

“恐有下情吧？贵方不大敢相信你出面即能制住在下，所以掳走老刘，留作后步。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打个哈哈，道：

“有时你的单刀直入，令人很难堪。”

“贵庄主不担心在下以你作人质要回老刘？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怕了，他发觉秦快冷静的外表下，有一座易爆的火山，何时会触发谁也捉不准，只有小心道：

“庄主对我有恩，为他牺牲一条贱命也没什么。”

“你想自尽令在下无所恃？”

“是的，如此一来，双方合作就不大愉快，贵友恐怕也会吃些苦头。”

“合作？”秦快强抑怒火，冷笑道：

“多动听的词儿，何不指名是威胁、勒索、命令？”

洗上谦尴尬不语，秦快一指桌上莲上汤，道：

“里面添加了什么作料？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似乎也觉得老脸挂不住，小声道：

“一点迷药，沾唇不多时即会昏倒。”

“贵庄主的意思呢？”

“请你上‘洗涤山庄’一趟，庄主有事想拜托你。”

秦快嘴角一撇，讽刺道：

“如今自然要用‘请’了，倘使在下不查吃下贵方特制的莲子汤，只有被抬上去了。”

“庄主并无恶意。”

“有无恶意不重要，令人生气的是他将姓秦的放在眼里，居然出此下策。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一意为骆乔鹰说说话，道：

“庄主本欲亲自拜访你，却因庄中杂事太多，只好派不才忝为护客使者。”

“阁下知否贵庄主请在下入庄有何要事。”

“这我不大清楚，庄主说你应该知道。”

“是的，在下知道。”秦快喃喃道。”

“只要当年不多事，也不会有今日的烦恼，骆乔鹰啊，你逼在下太甚，果真意欲毁掉我们的感情，姓秦的一家三口对你骆府所作的补偿还不够么？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迷惘的望着他，只听他问道：

“你在庄中是什么职位？”

“我不供职于‘洗涤山庄’，只与骆庄主相交，为他办妥此事，就离府云游四海去。”

“阁下很幸运没有被卷入这件是非。”

“我不懂你说的。”

“懂了何益？而今你是否回山庄覆命？”

“嗯，不过必须请到你。”

秦快解了他的穴道，苦笑道：

“能不去么？”随即正色道：

“告之贵庄主，若还当姓秦的是朋友，下月十五在下登门拜访时，老刘须丝毫不受禁制的出庄迎接在下，至于贵庄主想摆庄主架上，在下不会介意。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回复平凡面容，拱手道：

“庄主与你有旧，定会出庄相迎，希望你不要失约。”

秦快面无表情的一字字道：

“姓秦的从不诳言，只望贵山庄不要耍花巧才是。”

“千面人杰”洗上谦见秦快成见已深，遂不作解释，微一抱拳，出门而去。

丁媵一直忧虎的望着秦快，此时呐呐道：

“秦大哥……你……你怪我？”

轻轻的微摇头，秦快道：

“没有怪你的理由，哎，也罢，而今正可以履行当年的诺言——重出江湖！”

要求秦快重出江湖的是丁媵，如今她却不觉得快意，因为她明了秦快意这么快又回去过那种刀舔血的生活，却被逼得非如此不可，他心中的地想法无可知，面上的表情虽力持镇静，却掩不住隐隐泛出的晦黯之气。

为了朋友道义，丁媵明白秦快会将所有的委曲与不快强压心底，直至此时，她深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傻的事。

秦快最善于观测别人眼中的话意，温和的道：

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没有你，过些时日，他们依然会寻上门，这六年，在下享够安逸，也受够了内心的煎熬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或在下当初不该隐居，早应重访山庄解除心中抑郁。”

“秦大哥为何所苦？”

“自责太深，一苦：逃避现实，二苦：其实山庄的亡与兴，均与在下及双亲无多大牵连，我们却一而再的补偿内咎太深，自找苦吃，人家也不见得会心怀感激。”

“令尊和令伯今在何处？”

秦快又是感伤又是安慰的道：

“以住，二位老人家是为阎王夺人命，如今，却与阎王计较人命了。”

丁媵诧异道：

“救人？”

秦快微颌首，吁口大气，自嘲道：

“在下怎会跟一个小丫头说这些？六年来惜言如金，今日却像要捕捉六年来无法说出的话。”

丁媵满怀心喜的目注秦快，因为在她面前，秦快特别多话，突然笑道：

“我喜欢看你笑，秦大哥，你笑起来别有一股味道。”

秦快莞尔一笑，伸手抹掉脸上胡渣，哈哈一笑道：

“俺又要做回自己了，隐世六年，依然逃不过此劫，看不透红尘，运也，命也，夫复何叹？也罢，你骆家迫俺重出江湖，必自恃不惧于俺，且让俺瞧瞧你们而今变得何等威风？”

“我跟你去，秦大哥。”

秦快盯了她一眼，古怪道：

“你这小妮子有何花巧？莫不是想让在下拜倒于你的石榴裙下，嗯！小丫头。”

丁媵脸儿绯红，跺脚道：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别忘了老刘的安危。”

“他们不敢动他。”秦快坐在椅上，安详的道：

“先说说咱们的事，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”

“丁媵不敢正视秦快，低声道：

“什么什么主意？没想到你也会胡思乱想。”

“真是胡思乱想倒好，怕是一旦成真，在下欲阻止已不及，到时就麻烦了。”

“想赶我走明说就是，何须拐弯兵角？”

“你上肯合作，在下就头疼了。”

“谁懂你在卖弄什么玄虚？”

沉寂一会，秦快正色道：“小媵，江湖儿女虽不比世俗男女，却也不能不防流言伤人，“你跟在下跑来跑去算什么？在下知你性情不喜和人同行，如今大反常态，该不会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咳，那个字说出就来俗了，在下说得对不对？”

丁媵脸儿更红了，却故意刁难道：

“这个那个，你到底说啥呀？”

秦快急得几乎要跳脚，额上居然冒汗，道：

“好，好，那咱们关系就到此为止，再相处下去，总有一天会中了你这小妮子的圈套，永远脱不得身，那就苦了。”

“你赶我走？”

“在下不至于如此无情，你留下，在下走！”

“那你走罢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

秦快望着丁媵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均有说不出的拘束感，这是以往没有的，好一会，秦快不由自主的起身在她额上亲一下，柔声道：

“人生的际遇是很奇妙的，昨日你寻来，在下避之唯恐稍及，却又不忍使你再浪费青春，只好出言点醒你，不料仅一夜之隔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……老刘这间店往后可能用不着了，你无须在此枯等，出去看看，最慢一年，在下会再回来，你也能藉此考虑自己的意愿，无丝毫勉强的。”

丁媵心中早已有了答案默然，地不语，柔顺的点个头，秦快怜爱的看她一肯，从后门溜走了，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看穿他会武，时日苦短，他必须赶一程，朋友道义与儿女么情难以兼顾下，他毅然先向好友伸出援手。黄山之魔“洗涤山庄”堡门前的深涧淌来一叶扁舟，不见渡船人，只见一名身着黑色儒衫的人躺在秀上，面上盖着斗笠，看不清面目，但想年纪会不大。今非昔比的“洗条山庄，撩望楼入驻有汉子看守，早瞧见这叶扁秀向这儿飘来，因远看不清，正为没有船人而诧异，近看原来如此，一名汉子将头伸出窗子大声道：

“尊下何人？这里可不是让人渡舟的地方。”

斗笠下传出懒洋洋的声音：

“今日初几了？”

“那名守望汉子顺口道：

“正是月中，你问这做什么？”

斗笠下的声音依然无精打采：

“贵庄今日是不是有位客人将登门拜访？”

那句守望汉子不耐烦的道：

“不错，敝上早传下来了，有位贵客要来，要我们醒眼点，偏遇你来打混，还不快滚，给贵客见了，还道咱们‘洗涤山庄’门风不严。”

带着丝惋惜，舟上人道：

“平常你们都如此待客，不懂诚与谦？”

“喝！”守望人火了，叫道：

“看你打扮是位落第穷酸，居然如此利口，辱骂起天下四大世家之首的人来了……”

舟上那人急急截口严声道：

“乃武林四大世家，而非天下世家，其中分别大矣，老兄不

可信口胡吹。”

那位守望人一听还得了，大吼道：

“我说天下四最还是谦虚了哩，你这穷酸满口污言，待老子下去教训你。”

舟中人微啜一下，懒洋洋道：

“慢走，慢走，在下等着就是，可别摔下来了。”

守望人一肚子怒火来到涧边，反头向另一位守望人道：

“老酒缸，你顾着啊，别让外人侵入而不知。”

被唤老酒缸的中年汉子伸出硕大的脑袋，裂开大嘴：

“放心，老子权充一次守望人，不会只顾黄汤。你们玩罢，不过，可须小心点。”

“那人“呸”了一声，向舟中人吼道：

“你这穷酸居然还睡得着？还不弃舟登岸，上来受教。”

正吼着，眼前一花，只觉得仿佛一阵黑风扫过，又有点迷朦无法看得真确，反正那守望人眨眨眼后赫然舟中人已去如黄鹤，惶乱之际，突觉有人轻拍肩膀，骇然回头，只见身穿黑儒衫的人正望着自己似笑非笑的。守望人见他虽无自家庄主那份尊严，却隐隐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压迫过来，不禁收狂态：

“就是你，渡舟来的人？”

年轻人即是履约而来的秦快，微颌着道：

“这就对了，替大户人家看门首戒骄狂，所以免得罪客人而不自知。”

守望人听他又出言不逊，故意复萌，怒道：

“庄主会有你这种穷客人，那我也能同庄主攀亲了。”

秦快不理睬他，抬首向撩望楼的老酒缸道：

“酒鬼老兄，六年于兹，故人可好？在下依言践约而来，迎拉的人就是这位眼高于顶的下人么？”

老酒缸又伸出硕圆的脑袋，果是酒鬼，呵呵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，别后音讯全无，一上门就损人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尖牙利嘴如旧啊！”

秦快心中不悦，表面支不能不应酬，道：

“说起口舌之利，就属小豹子和小贡子这对孪生子专长，他们可好？小豹子娶了那家闺秀，小贡子想必也许配武林俊彦？”

酒鬼刹时冷下脸，道：

“难得你还记得故人，小姐她谁也不爱，二公子与她手足情深，决心陪伴小姐，庄中一切不过问，均由大公子处理二人时常出庄四处云游，你道为什么？”

秦快心中隐隐作痛，他知道为什么，却无能为力，大打“马虎眼”。

“小孩子四处看看增广见识也是好的，他们在庄中么？”

“在，你有得消受了。”

秦快苦笑，随即念及正事，道：

“老兄不至于要在于此枯等？贵山庄是如此待客的？”

酒鬼大脑袋晃了晃，冷哼道：

“老子已向庄内打了信号，大公子会亲自出迎。”

秦快默然，反是刚才同他大吼大叫的守望人情急了，他万万想不于，眼前这位看来一指就有点倒的穷酸，居然会是庄主日望夜盼的贵客，心中懊恼不已。磨磨蹭蹭来到秦快身旁，呐呐不得成语，反是秦快瞄了他一眼，磁性的嗓音懒懒道：

“在下不会告状，楼上那个，快去下功夫吧！”

那名守望人如获大赦，一叠声道谢，奔回瞭望楼。酒鬼不等那人上楼，扯着喉咙向秦快吼道：

“你这小子对别人永远宽宏大量，对小姐却残忍无比。”

秦快不争辩，心中奇怪酒鬼为何如此健忘，当初最反对小贡子喜欢秦快的是他自己，也许是胳膊往内弯吧，永远将过错推到别人身上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已传来杂沓的脚步声，接着堡门大敞，第一个迎出来的比秦快大数岁，一袭蓝袍衬得潇洒无俦，目中精光湛然，显然功夫修为极深，顾目四盼，威仪四射，的确是号人物，除了一庄之主，谁能比拟？

秦快没法仔细打量其他人，庄主骆乔鹰已热诚的紧握他双手，连连摇晃笑道：

“那日你不告而别，苦了愚兄遍寻你不获，只好出此下策，你不会怪愚兄鲁莽吧？”

秦快听他出言即点明，遂也明言道：“若说在下是心悦诚服重返山庄，是欺人之谈，只是虽自愿消失江湖，无奈时势不容，这就是人生，不是？”

骆乔鹰目中闪过一丝黯然之色，随即笑道：

“别说得这么可悲，小豹子和小贡子思念你得很，就算回来看看故人，也不为过吧？”

秦快嘴里漫应着，双目急速打量出庄迎接的人，全是当年联手解决毒凤凰的子弟，这其中没有刘通包，秦快心沉，宛如被丢下万丈深渊，冷然问骆乔鹰：

“在下的朋友呢？能否请出来一见？”

骆乔鹰原本的雍容气度不禁掺了几分慌乱，秦快看了更生疑，略略提高声音道：

“贵方倘使欲以敝友性命挟持在下，在下无话可说，但是，姓秦的亦非三岁小儿易哄易骗，须亲眼瞧见他安然无恙，方有谈条件的可能。”

骆乔鹰连忙急道：

“怎地说这种见外话呢？贵友若在我手里，如今早已出来

相见，姓骆的岂会无义？”

秦快心中即使再不满，也只有强压着，问道：

“贵方已放敝友回去？”嘴里这么问，心中可一万个不相信，只因他发现山庄的人已渐渐对他采取包围之势，显见没有刘通包，他们同样打算留下他。骄乔鹰十分为难的道：

“都怪手下人太无能，居然在半途被另一帮人劫走贵友，如今已四下打探，你且安心在此住下，一有消息立即通知你，说什么也得先救出贵友要紧。”

秦快冷眼察看骄乔鹰神色，知他说的不假，至于后面几句的诚意有几分，他可不放在心上，再环视包围住的他山庄子弟，似笑非笑道：

“骆兄打算将在下安置何处？‘平阳居’如何？”

从前骄乔鹰兄妹居住的院子叫“平阳居”，取意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，如今秦快说将了来，有引射骄乔鹰等人是小狗之意，旁人是不懂，骄乔鹰却微现愠色，但他毕竟是深沉的人，否则也无力重整山庄，陪笑道：

“别淘气了，有事进庄再谈，别让人说姓骆的怠慢客人，摆臭架子呢！”

秦快如何肯自陷囹圄，摇头道：

“敝友的安危未料，在下无心享乐，骆兄放人吧！”

骄乔鹰脸色不觉有些难看了，道：

“他是朋友，我们就不是？况且你一人寻访有如大海捞针，不如我手下人眼线广……”

秦快眼一瞪阻止各乔鹰再说下去，森然道：

“骆兄还当在下是朋友？先是下毒，再是掳友挟持，而今又摆出这等阵仗，姓秦的再瞎眼，也不会认出这是欢迎朋友的仪仗。”

原先有刘通包的顾忌，秦快一直强忍怒火，虚与委蛇，如今双方点明人在另一帮人手中，压仰的怒火一股脑儿直冲脑门，气得睁大双目，怒道：

“姓秦的自认不再欠你们什么，你们却一再而的相逼，迫在下非重出江湖不可，还打拘禁的鬼主意，骆庄主，你当真欲与在下反兵相向？”

骆乔鹰一时语塞，秦快又道：

“你强邀在下出面的理由，咱们心知肚明无须赘言，只能告诉阁下，吾心已死，不愿再管江湖事！”

骆乔鹰面色一整，肃然道：

“不，你心未死，只是怕再触痛心事，我自知这个要求对你太苛刻，只是别无他法，你就不能委屈一下么？”

秦快蓦然狂笑道：

“委屈、委屈，姓秦的一家三口为你骆家已避出江湖，还不够么？你太不知足，根本不将姓秦的放入眼里，惹说委屈，何以你不为，放弃当年那段公案？”

骆乔鹰怫然不悦道：

“家仇不共戴天，何况这里面还牺牲了庄中上百条性命，岂能一笔勾消。”

秦快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说的也是，不为你这群属下人的死者复仇，你这一庄这主也难以担当。”

“阿愠！”骆乔鹰激动道：

“分别多年，你要说的就只有这些伤人的话么？”

秦快偶闻人家呼他乳名，心境不觉稍平，漠然道：

“在下隐居尘嚣，过那逍遥自在日子，如今却给你砸了，也罢，不出则已，在下一出江湖，就非闹得武林沸腾，惹出一连串

的是非不可，现在就打道‘龙凤阁’寻好友，骆兄倘使尚念旧谊，撤去这些人马，否则只有硬闯了。”

骆乔鹰知他说到做到，打出另一张牌：

“难道你不想见见小贡子一面？”

听到小贡子，秦快心就软，微喟道：

“小贡子的确讨人喜欢，但‘喜欢’并不能构成男女相处之道，见了又别，徒增伤感，不如不见，告辞！”

秦快早已看穿骆乔鹰绝不可能放他走，不仅为了小贡子，更为自身如今的身份，不留下他，将来谁肯服从？

对敌之际，最好就是采取主动，杀手尤其仅记这一点，秦快出自天下二大杀手阵营，别得渡掌好，关于这一点，倒是不惶多让。秦快身影只那么一闪，已欺进离渡船最近的二名围堵汉子，他们均是武林新秀，功夫虽比不上老一辈的精辣，却多杂，是以秦快一出手就是狼招，短刺瞬处只有一抹波颤的幻芒，直取二人双目！

众人不料他言语之间突然动手，那二名汉子心惊之际，可也不忘腾挪闪避，两人一闪，就给秦快截船的机会，宛如御风而行，飞渡上舟。时间极为短促，众人见秦快措手不及，给他上了舟，均纷纷掏出暗器，骆乔鹰喝道：

“住手！”

秦快不作表示，让船顺江而下，骆乔鹰岂能容他逃脱，口中喝别人住手，自个儿却直追秦快的渡船，到底船行无人撑篙流不快，指顾间即被追上，秦快懒懒道：

“骆兄有兴，无妨登舟同游。”

骆乔鹰正有此意，身形也却了，但闻得秦快招呼，反而顿住，他怀疑秦快会利用他身在空中未着地施以暗算。江边植有杨柳，船行近，秦快信手折了数段在手中玩弄，见骆乔鹰犹豫，